



夢窩集

四

疏劄

~16
2320
2321
4

共五



2321
5-4

夢窩集卷之七目錄

疏劄

因災異請 賜策免兼陳所懷劄

因李真儒疏辭職劄

別諭後辭職疏

特叙 別諭後陳情辭職疏

辭左議政再劄

陳所懷劄

陳所懷劄

論申球事劄



因林象極等疏論辨劄

出城疏

二疏

五疏

六疏

八疏

九疏

十疏

十二疏

因李正臣疏辭職劄

夢窩集卷之七

疏劄

因灾異請

賜策免兼陳所懷劄

丙申

伏以昨者日官來告白虹貫日之變臣不覺驚起戰
悸危厲之心經日而靡定也嗚呼今之國勢仰觀
俯察實無一分可恃而又有此非常之變異未知何
據禍機伏於冥冥之中而仁天之警告若是其丁寧
也噫朝象之泮渙生靈之困悴莫今時若也其他
難言之憂莫保之形亦難以毛舉而猶幸聖明在
上求治益切雖在積年靜攝之中其所以飭勵臣

工軫恤民隱出於至誠靡不用極無少倦勤之意苟使居廟堂之列者有能匡輔君德導宣治理豈患無可救之道而如臣空疎謏劣亦忝鼎席之末久妨賢路一味尸素調元贊化固不可責其萬一而至於召災致異莫非竊位不職之罪也伏乞聖明亟賜策免以答天譴改卜賢德以濟時艱不勝大幸且臣適有區區所懷茲敢附陳焉夫人君言行乃所以動天地也殿下每於接下之際或有一言一事必有拂意者則辭氣之發大失和平之則措施之間未免過中之歸此豈心和氣和以致天地之和者乎雖以

近事言之前正言趙尚健敢陳一疏妄犯天威而竊伏聞筵中聖教至嚴皆非臣子所敢聞者而至有何如漢等語其所叱責無異奴隸尚健之身何足言乎在聖上爲大段失言此爲可惜耳其言雖不當於聖心旣託以耳目之寄則不宜過加聲色以損事體而今殿下蹈藉折辱至於如此恐非古人所謂不辱近臣之義而亦何以傳聞於四方垂示於百世乎昔汲黯直斥人主之心術而武帝止曰甚矣驚也朱雲請斬其君之師傅而成帝大怒亦不過曰罪死不赦仍命勿改折檻彼兩臣所以爲言者不翅

夢窗集
百倍於尚健之論而其君未嘗有一言慢詈其優容
獎詡者傳爲千古之美事以 殿下之明聖何不念
及於此哉今日所爭之是非臣固不敢言者而竊
想 聖明此舉蓋出於鎮定風浪之意而 處分若
或失中則人情愈益不服 上下相爭輾轉層加臣
恐其所以鎮定者乃所以激發也可勝嘆哉臣非爲
一尚健地實爲 聖德國事而有無窮之憂也 雷
霆之怒本不竟日 聖明於清燕之暇靜言思之亦
必有感悟於 淵衷而有駟不及舌之悔矣今若取
聖教中未安之辭並 命刪去則 日月之更孰

不欽仰哉臺臣近以三司疏劄捧留事至發請寢之
論而一 俞尚靳羣情悶鬱蓋以言路國家之命脉
有不容一日而或闕也藥院此請亦急於保護 聖
躬有不可他顧卽援癸亥 痘患時前例此實先臣
所曾建白也今之言者以爲今日事比諸前時稍有
異焉凡痘證自有日數其間不至久淹卽今 聖候
彌留進退文書之出納遲速有未可卜而或有及時
匡救之事則其將格於 成命亦不得入乎其言固
不無所執而况今灾異如此責躬求言或如前日之
爲則臣庶其可諉以疏章之不入而終無應 旨而

進言乎既求其言而並存勿捧之令則亦不幾於欲其入而閉之門乎事勢之相妨蓋亦如此矣平日文書之入奏 睿覽不少留淹固知 聖明天稟之卽然而隨時矯變亦不無其道自今疏章之入勿以一時 判下爲意只觀 聖候之如何漸次酬應不至於竭其心力而或於其間言論有所不愜於 聖意者亦必平心舒究無或爲激惱助疾之舉則豈非以簡御繁之道而亦何損於節宣之方乎愚衷耿耿有不能自己干冒至此倘蒙 澄省不以人廢言則其於修省調攝之道或不無一分之助矣惟 聖明留

意焉

因李真儒疏辭職劄

伏以臣得見校理李真儒之疏繼又略聞真儒口對之言誠不勝瞿然而繼之以駭嘆也臣於頃日諸試官緘辭徹 覽之日固欲以事體循例上劄而 聖上旣以或云同叅或云不叅以此緘辭用情與否無以覈得置之 判下臣謂事已出場不必追言雖使爲言實無獨出於諸臣所言之外者則亦無益於定甲乙之異故不果上矣今真儒以此力言譏切備至臣安得默然乎當日合考之初李整亦入來中間有

以提學不在宜招來同叅爲言者臣始覺其出去更爲招至矣臣於是日初無猜防伺察之心又方專意於考較之役旁人之出入去來有不能詳記其間用情與否尤何以揣知而質言乎况臣主其試事不能舉職使一世譁然其所以咎責者專在臣身今至五年而不已則臣將惶媿引罪之不暇豈足爲他人之證乎設欲爲證又孰信之且此事數年窮覈已經兩獄而人猶以爲言今真儒以諸試官爲不足信而欲以臣之片言定其虛實臣之見信於真儒者乃如是耶臣實未曉也臣旣被其斥固不當論其言之是非

而竊有所慨然於心者茲敢並及焉夫斯文變生之初先臣與故相臣閔鼎重實有所與焉戊寅 下教之後臣不敢叅涉此論故日昨劄中亦不論及本事矣顧今世道日益陷溺義理日益晦盲而 聖上所以處分者亦未得中臣於此時職忝鼎席責在匡弼而袖手緘口徒守區區之私義以自外於 聖明之下則臣非但無以入先人之廟亦豈不負 殿下之德而何以謝百世之公議哉先正臣宋時烈所撰尹宣舉墓文稱美則有之而無一句辱說其子於此本無可怒之端其文尚在若取而 下覽則可知矣受

文後十餘年間函丈門人之稱一如平日而貽書他人斥其本源心術以之背絕此士林之所深疑者也父師與君事之如一著在禮經而從古聖賢未聞有輕重之說也既無輕重之殊則雖有些少不協義不可絕雖或有輕重而可絕初無辱說則又無可諉之言也雖或不得已而相絕以書明言告絕猶不害為直截矣何必外面禮貌自如而暗暗譏斥於儕友然後為道理乎於此三者拯無一得焉如是而烏得免背師之目哉噫惟我 孝廟 先王之於時烈其尊師之者何如而 殿下之所以禮遇之者亦豈嘗下

於待尹拯者哉然而前後一種醜正之徒公肆誣辱於時烈而未幾 殿下一言嚴斥獨於尹拯事一有干犯則輒費聲色過加譴罰臣未知 殿下於此果得好惡之正歟設令拯之處義十分無失不可因此而先正為可棄之人也設令先正果為辱說於墓文亦不過得罪於一尹拯而已非得罪於 孝廟 先王與 殿下也而 殿下不念 三朝尊師之為不可弁髦任人凌踏而乃反以一時禮遇之故獨眷眷於失義之人而不覺其為無限過舉之歸者何哉今真儒以俞相基負四十年教育之恩為罪至請竄謫

而不知負四十年父事之義之爲非而扶翊尊崇惟恐其或傷者何也以尹鳳五不欲輕加先正之號爲大駭亦至請罪而乃於咫尺前席敢去時烈先正之稱又何其放肆無忌憚也世道人心壞亂如此而乃謂李整之寬能致天變欲以此一事爲消弭之策不亦可笑乎雖然此皆 殿下有以導之耳 殿下從前於先正被誣之說不以爲異在下者安得不窺其淺深而啓其凌侮之心哉而况 殿下近日舉措率不免偏重欲以一時威罰易萬代之是非不恤人心之轉激 國事之日非臣日夕憂嘆不知稅駕之所

也如臣無似當此艱虞上不能 輔君德而下不能熄邪說苟然充位懷祿不去縱臣不自爲恥其於當世之咄點何哉伏願 聖明亟命斥黜臣身仍治臣當言不言之罪以謝人言 國事私分不勝萬幸

別諭後辭職疏

伏以臣資性顛愚言語率直中心所蘊不能含默卽臣平日之所短也近見世道人心壞亂無餘不戒三緘妄陳一劄致勤 天威辭旨極嚴追咎之 教至及泉壤臣於此震畫惶駭寧欲無生而不可得也今但以 聖教勘斷已不容於死而抑臣自數亦有擢

髮而難贖者臣尸位伴食當退不退以致天怒於上
民怨於下 朝象泮渙而不能保合邪說肆行而不
能抑遏猥叅大論卒陷罔赦之科罪一也臣有此見
非自今日而特緣異儒不喜論議自戊寅以後尤有
所戒未嘗敢以彼此是非之說一番聲歎於吾 君
之側而今猝發言以駭 四聰罪二也日見 君父
之過舉思效輔弼之職責而遣辭不能委曲自失納
約之道以增 淵衷之激惱至見疑於推助波瀾罪
三也平日事 君無狀初無誠意之積而徒述先父
之言不能伸易明之義祇以承 嚴重之教罪四也

當此 聖候彌留進退之日激發 雷霆之怒有損
冲養之節而違離輦轂承候不得以時罪五也人臣
有一於此已難容貸况兼五者而有之乎茲敢屏伏
城外泥首胥 命今過四日鈇鉞不加乃反荐遣近
侍再授 命召仍宣 別諭使之入城臣始焉驚惶
終焉感泣不翅若生死而肉骨也臣以負罪待勘之
人固不敢更有論列而猶有區區執迷之見何敢自
外於仁聖之 天終不畢其辭而請死乎從前士林
之所執以爲言者義理則其可以辨明而折之者亦
不當以義理乎 聖上苟以古聖賢經傳中師生背

絕之義反復引喻以證尹拯之盡善則人將豁然感悟自服已見之未到不待聲色之大費威罰之荐加而論議可一臣隣可睦臣豈獨以有家庭之論而膠守不變哉今 聖上不務出此未嘗一言分析以明其一而稱師一而譏斥者所以合於義理之故而只將一副輕重之說欲以此厭服一世禁人異議一有違拂輒加聲色聲色不足威罰繼之不 其是非但責以醜詆如臣駑劣尚不敢欺心唯諾况四方讀書明理不爲威惕之士其肯靡然從今日之言國是乎人主一言之得失爲世道之污隆今以拯之處義爲

十分道理以此而導率當世以此而垂教百代則其弊當至何境而後之公議亦當謂 殿下何如也臣嘗妄揣 天意之所在必以爲今日廷臣歧而爲二用舍之間不可偏廢爭論之際務須調停而不先占一無過之地安頓尹拯則終難藉以彌縫故也夫以聖學之高明豈不知背絕之義不本於經傳末流之禍必至於亂亡而姑持此輕重二字欲圖目前之安耳如是而可安則亦豈不爲一時權宜之術也以臣觀之只見人情因此而日益拂鬱朝論因此而日益乖激而已烏在其安之也臣實爲是懼欲望 殿

下處分得當以靖 國家非敢與年少之輩上下論
議以爲 殿下憂也而誠未格 天先被 君上之
疑俯仰慚悚尚誰尤哉臣雖微此事宜休久矣今已
出城卽當退守東岡而姑此遲徊近郊者只爲藥院
不退有不敢遠去耳豈可以苟違刑章爲幸而抗顏
復入於 脩門乎顧此 命召不容一日留置於荒
郊茲復隨疏還納伏乞 天地父母亟寢招徠之
命仍 命削臣之職治臣之罪以嚴 邦憲以安賤
分不勝大願臣無任崩隕戰灼涕泣竢譴之至

特叙 別諭後陳情辭職疏

伏以臣泥首郊垆昨舌追愆惟禦魑投荒是埃而
聖度包容薄示譴責實天地好生之仁也臣於是感
結惶隕不知所而其一心默禱日夕冀幸者只在
於 聖候遄復藥院速退俾臣得以退歸田廬以沒
餘齒耳不復有一分餘念或存於夢想之間矣不意
茲者 聖心快悟 乾斷赫然向臣所以刺口爲言
而不能得者 殿下已劈破其頭腦又不待一人之
言凡坐此而獲譴者一併蕩滌不獨於臣身爲然臣
於此固已欽頌感祝死無餘憾而 別諭之恩又下
此際十行 溫綸丁寧懇惻追悔旣往無少滯芥有

可以泣鬼神而感豚魚臣拜受莊誦不覺涕汪然下也第伏念人臣獻替之道當主於宛轉懇到使誠意先孚於上而臣徒恃樸直之忠不審奏御之辭致人深誅於不敢言之地此爲臣莫大之罪戾終身自訟之端也今何敢憑恃 寵靈自同無故之人哉且臣所被人言 聖上雖已昭晰而前後本末容有所未盡照燭茲冒萬死略陳其槩儒林所爭之是非在臣身亦有當辨者蓋以古人制服心致之別推之父師之有輕重儘亦有說然其事一之義則實無輕重之殊擅弓欒子其意豈嘗矛盾哉臣父當日之疏有曰

父師固有輕重之別然而生三事一自是聖賢之大訓古今之通誼者卽此也觀其一篇大旨雖兩下對說而語意主客之勢則未嘗不以無輕重爲歸故頃日臣劄所謂無輕重者亦就夫事一之義而言也至於戊寅疏則當時儒生輩所以咎臣父者專在於不量父師之倫一款故臣姑就其言而辨之未暇歸重於事一之義前後所言意實融貫特其辭有婉直耳以是謂背馳先旨而持爲鉗制臣身之資者不亦可笑之甚乎若夫壬辰合考時事亦有委折其時人多以李塾用情之虛實爲問者又多言塾終始叅考故

臣或言其未覺有用情之狀且說整中間出去屢次招致之實於是右整者樂聞而相傳也及臣陳劄不言用情之為寃則怒言已至矣蓋臣所見者不過其粗迹耳人之所疑者別在幽隱之地臣既不能的見明知則固不當質言其必用情而亦何敢自信耳目作證於羣疑之中盡力分疏曲副一邊人所望哉若其陳劄之後時亦其勢然耳諸試官未緘答之前不宜獨自先言既緘答之後 聖明遽已處分臣雖欲隨衆一言有若塞責而終無益於已事又無明驗可以白整之寃則雖使臣早言亦豈一邊人所以責臣

陳劄之意而終得免於惠文之彈哉凡臣所遭 聖上皆歸之搆誣則臣何敢更有所言而惟是不忠不直朋比欺 君是何等罪名雖微官庶僚一受此目尚不當復齒於人况身為大臣而蒙此污讟其何可抗顏復入於周行之間乎臣情危辭冗未免瀆擾於靜攝之中臣罪至此而益萬萬矣伏乞 聖慈察臣情事哀臣狼狽聽臣休退之願治臣違傲之罪千萬不勝大幸臣無任瞻 天望 聖涕泣祈懇之至

手札答曰日昨別諭宣出心腹往事予已深悔搆誣予已洞知而今茲疏辨尤為明白於卿更無難進之端則決不可暫留城外以孤虛行之誠茲以手札申誥卿其亟與承宣偕入用慰予思想之心

辭左議政再劄

伏以如臣情勢蹤迹豈可以復據機要之地者哉惟是 聖上所以處分極其明正微臣所被 恩禮亦甚隆重衷情感激不暇他顧亟出而拜 命只伸區區之分義耳非敢欲因緣幸會復為榮進之計也相職新 命有不敢承當略暴危惴懇乞反汗及承 聖批不惟不 允所辭乃反以倚毗之篤為 教臣於此抑塞悶感直欲循墻而不可得也且臣得伏見 泮儒吳命尹等疏本首舉臣父甲子 筵奏大加詆斥節節押闔語意轉深臣看來不覺痛心而拔血也

從前護尹拯者必先攻臣父 聖上不諒曾亦間示未安之意故臣於此事實不欲涉口亦有所不敢數十年間未嘗一言及之此則 聖明亦或俯察之矣逮至今春世道人心無復餘地身又適在輔相之職不敢不為 殿下一言而實非臣平日持戒之心也然臣不能隨時盡言以明先父之意於當世者則固臣不孝之罪也今儒生等所言又若是狼藉臣雖欲復守括囊之義亦安可得也茲事是非之相爭非一日也然其前後文案彼此得失未有如近日之詳悉著明此 聖明所以益知前日所未知而明白打破

者也今以見於彼此章疏者執兩端而折中則臣父當日之言亦可謂過於寬恕矣如使擬書早出臣父所以責拯者亦豈止於如彼而已乎蓋拯之受文在於癸丑擬書作於辛酉所誣以爲先正捏造之忍人俘虜等說出於辛酉之後果令其師病敗滋多瘡痍百出道之所存剗地無餘則何獨未覺於癸丑以前至託以其父不朽之圖而乃能覺之於癸丑以後至不欲苟存師生之名也擬書真是事師無犯之義則何獨不作於未受墓文之前而乃始作於既受墓文請改未得之後也夫墓文之無辱說學儒已痛辨

聖明又下教則父師輕重之說到此落空故今乃曰墓文初不干於相絕之際欲專以他人所傳忍人等說爲相絕之端臣未知擬書屬筆之時猶有一分未絕之義而必待甲子然後始爲絕耶果如此言尤所未曉其師之罪過旣已深知而著爲擬書矣辱親之說又歸諸捏造而屢逼之於長書則師生之道絕已久矣雖其師追改墓文求全舊誼在拯之道宜若不可復合於旣絕之後而然拯甲子未絕之書猶且請改墓文曰幽明受賜疑結俱解只在門下一言之間而已其人如彼無狀則其一言之許改安得爲幽明

之受賜也其所疑結皆在本源心術之上則又安得遽解於文字筆削之間乎其師之賢否何關於其父之墓文而墓文不善則有許多罪過不可以存師生之名而忍人俘虜之說亦爲可絕之端墓文若改則其師將復爲粹然無過之君子而所謂辱親之說亦將不復芥滯於其仁孝之心此果何如也由此觀之其所以爲罪過者實非其師言之失而其所以爲辱說者亦非其師之所捏造也其所蘊憾不平專在於墓文之不厭其欲者可知已然而其徒之掩覆者猶不以墓文爲相絕之本而欲人之諱言背師不亦

可笑乎臣父當日之事宜出於爲世道深憂而非出於私喜怒也而從後咎責之言愈往愈甚今過三十年而不已至以戮敗彝倫將至無父之域等說極口醜詆豈不痛哉臣本當斂退山野不聞時事而顧乃久玷崇顯受人睚眦春間一劄雖出於萬不獲已而其於根觸時忌挑發彼怒則不翅多矣今儒生等所以故爲拖引侵逼臣父者亦豈非臣言爲之祟也私心痛迫至此而益萬倍矣臣雖非他事卽此一欵亦不可以冒出世路伏乞 聖明亟收誤恩仍退臣身以安微分以謝衆怒千萬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已悉至意更何多語今卿劄語打破無餘而如使擬書早出所以責極者亦豈止於如彼而已之云亦甚明快矣命尹輩之疏用意絕恃才已痛斥則此等邪說何足掛齒卿其亟遵前旨安心勿辭即起視事毋孤予望

陳所懷劄

伏以今年八路灾荒輓近所無凡係民事宜無所不用其極方伯遞易雖在常年亦不宜輕易况在今日乎頃日原任大臣請仍兩南監司誠為得宜矣平安監司趙泰老見差謝恩副使今將上來西路賑事付諸生手殊極可慮亦宜一體仍任忠清監司權愔時在湖中當此方秋灾實分等荒政料理晷刻為急去

來拜辭之際必致遷延愆期亦可慮也守令之陞拜監司者例多除朝辭而若在家鄉者似當與此有間而救焚拯溺不可拘於常格特令除朝辭赴任恐合便宜又伏念即今位著苟簡正卿為甚而知事俞命雄又出關東關東則當品朝臣自多可任何必以重臣差遣乎亦為變通似宜矣科查半年尚未了當而禁府有李成坤等事刑曹有彭甲事判義禁閔鎮厚既為成坤所引且直宿於藥院刑曹判書李晚成聞其言前日禁府刑曹皆叅其獄聖上雖以復按何傷為教決不敢更當其事云然則此事又無收

殺之期殊涉可慮次官代行已有前例今若許遞刑曹堂上之在外者以無故人差出禁府刑曹並令次官按查實合事宜且臣於館學疏頭吳命尹極邊定配之命竊有區區所懷茲敢並陳焉夫命尹等身居首善之地醜辱先正罔有紀極此固士林之大變論其情犯雖至屏裔亦有餘罪臺閣之請所執至嚴而第念無論其言議是非之如何既稱館學儒生其在事體不宜如是自古停舉之外未聞以威刑施於館學自是國朝美意今豈可因命尹等之無狀遂壞三百年待賢關之道乎臣於此輩實有嫌怨而此

係國家大段得失職在輔弼亦不敢不言之伏惟聖明亟賜財處焉臣本欲請對稟定矣昨今聖候添加此時酬酢似有所妨故敢以文字煩陳不勝惶恐

陳所懷劄

伏以臣多有緊急稟定之事欲俟聖候差勝之時入侍陳白而未易得間日昨大擬詣闕而復聞證候有加不敢請對今若更待他日則機會漸失不得不略具文字以入伏惟聖明財幸焉目今灾荒孔慘不可不許給分灾而但念灾名太繁則徒縮元

夢實集
結民未蒙實惠今年則直自該曹叅酌各道災實定
給災結而各道監司以其所得災結視各邑之災實
酌量分給各邑又視各面之災實勿論某樣災可給
處皆以所得結數隨意分給則事簡而惠均且無請
災紛紜之弊以此議於諸大臣皆言其便宜矣如是
變通則敬差官亦不必差送前頭別遣繡衣廉察各
道給災善否則外方必當惕念舉行矣諸路年事幾
於大侵雖未知前頭餘穀何以結實而恐難遠過於
乙丙言念民事誠爲罔涯 聖上特傾內帑頒銀二
千兩於畿輔俾充賑需其隱恤赤子之盛德嗚呼至

矣凡在聽聞孰不感悅第念恤費補賑之道爲今急
務而 國家之冗費甚繁公私之蓋藏俱空誠不可
不變通取考乙亥膳錄則一依庚戌年例雖係 御
供亦多減損至於 宗廟薦新所用燒木亦皆裁省
各司貢物雖重者有餘則減之各衙門銀布米豆除
出取來以補賑資矣今不必一用此例似當叅酌施
行而戶兵曹經費中數十年來新增過濫者並加裁
節仍 命別出堂上一員使之向管料理恐不可已
三南失稔尤甚勢將多數移粟而江都米則原數十
六萬石而各年移轉遷延不納卽今見存之數不過

六七萬石決不可盡數傾出賑廳米時留十餘萬石
惟此可以容手而圻內都下調賑之資及自四方流
入之類所當接濟者其數皆當不貲有難專救三南
三南則以三萬石推移分給而船運之際又除耗縮
船價則實數尤極零星矣今若自京鳩聚各衙門錢
十五萬兩不足則以銀布充其數分送三道使其監
司各自買取於道內以當賑廳米三萬石之數本米
則姑留該廳其中二萬石待明春發賣於都下收取
其直還償各衙門所貸之錢一萬石令戶曹以銀錢
換用於經費則亦無所損如此則各衙門不爲費錢

都下春窮可以少紓三南船運之欠縮亦可以除一
舉三利豈不便哉判府事臣徐宗泰平日小心謹慎
之狀 聖上亦必俯燭矣其於保護之地豈敢有一
毫緩忽之意而頃在藥院忽承未安之 教終至出
城辭遞臣未知其有何所失而竊恐 處分之失中
矣且其持論寬平事多調劑故乖激之輩亦頗不悅
今番朴弼夢疏顯加凌轢世道至此寧不慨惋臣屢
欲仰請勉出而未及入對遽有勉副之 命臣不勝
嘆惜而自訟其不敏也當此艱虞之日如臣憤憤獨
當百責罔知攸爲大臣雖已釋負亦不當袖手退坐

自 上別爲敦召使卽入城同議 國事恐爲允當
此時惠廳事務甚繁而時無行公堂上誠爲可悶工
曹判書趙泰采久帶是任熟諳本末是宜協心同力
講究荒政而頃日所遭極其非常退伏江外不敢入
來矣 聖上業已洞燭開釋備至其子擊錚事亦
命置之則今不可一向引嫌不念 國事宜卽別樣
諭召使之察任矣黃海監司金楳因禁松事廢衙
已久荒年秋務曠廢可慮昨因藥房提調閔鎮厚稟
達有斯速行公之 命而仄聞伊日副提學李觀命
獨言其難於仍存臣則以爲決不然也崔元緒等本

有修隙之嫌且其供辭皆歸爽誤 朝家若因下官
修隙爽誤之言許遞上官則非但有損於事體亦關
他日無窮之弊終不可許遞在楳亦無當辭之義初
勿擻推之意並宜措辭分付矣灾邑守令瓜滿者限
麥秋仍任而其治理疎拙不堪賑事者外無得啓罷
如有故犯圖遞者則別樣論罪之意早宜分付於各
道監司矣科查至今遷就 國事到處罣碍金吾之
任例不得與藥房提調並帶况閔鎮厚於李元坤事
在所必避合有變通之道且嫌路多歧行公無人至
於法外引嫌尤涉不可今後切勿聽許俾速收殺亦

似得宜秋曹令次官代行事前已定奪矣其後判書雖新出而俞命雄之嫌端與前判書無異依前定奪令次官代行之意更爲分付然後方可舉行矣

論申球事劄

伏以近以鄉儒申球之疏論議紛紜是非靡定朝紳之間疑阻轉甚豈意 聖心悔悟斯文復明之日又有此事耶其亦不幸甚矣 殿下若不明白處分定其是非則恐無以鎮紛囂防讒構而其所以處之者若或一毫有差則其關係於 君德世道至重至大可不懼哉尹宣舉刊行文集臣未得見而就其數段

文字之謄行者反復考覽則蓋宣舉之初辭 召命也因其師先正臣金集之指導乃引江都不死事自以爲罪而常有慚憤之意故賊鑑揣知之乃敢以今日有所避忌康王實在軍前等語慙恚宣舉有若 聖祖之於江都亦有慚德宣舉之所以自廢者爲 聖祖之所惡聞者然鑑之包藏逆心指摘瑕釁於大聖人處義盡善之地者極其凶悖在宣舉之道惟當以 聖祖無可指之疵今日無避忌之端之意嚴辭痛斥之不暇而惟其每以江都事自歎於心故喜聞其言與之酬酢或曰同患難中人言之何害或曰

以余當於今日故敢能言之其所謂與余意刺謬者不過指其江都事當言與不當言之不相合而已賊鑄誣上之凶言則不惟不為辨斥乃反駁駭然入其說至曰聖上若察愚衷俾作今日之杜舉則未必無補於世教夫杜舉者杜蕢所揚之解平公受罰之器也有何彷彿於當日之事而引用此語耶此蓋心有所蔽理有不察猥援聖祖擬於其身登諸書牘藏之巾衍要以傳示久遠雖其本心非出於誣毀聖祖而其僭妄之罪烏得免乎雖然此係私刊文字而宣舉之沒又已久矣士友間雖或見之只可以

覷破其人而已此何足為朝家之所追論而如球怪鬼之輩卒然登聞於聖聰乃以宣舉為有意誣辱其語意之深刻有如此者則宜乎其言之不概於聖心也吳命峻對球之疏反以宣舉此等文字盡歸於粹然無過之地可見其蔽惑之深而杜舉二字明有事實無以分疏則乃引宣舉疏中宥坐敬器之語而曰旨意一般竊詳疏中敬器之語蓋附於古人毋忘在昔之意也如杜舉受罰之事寧有近似於此者耶適見其詖遁而不成說也至於嚴慶遂又引柳子光事為言有若士林之禍朝夕將發欲以恐動

天聽脅制衆口何其急於乘時陷人而不憚於身蹈其言耶不料經幄之間乃有如此手段也李弘躋等之疏則卽與命峻一串貫來而攙舉先正臣宋時烈乃敢恣意詆辱略無顧忌而反以春秋大義萃于一門許宣舉父子誠可寒心前日吳命尹之被竄也以其名托賢關臣顧惜事體劄請還寢而論其罪狀則終失之太寬臣於公議之嚴峻亦無以自解矣以故此輩無所懲畏益長其醜正之習在 聖上明好惡正人心之道不可不深惡而痛懲而如金演之越職言事有若立節者然者可哂不足責也諸臣之疏輒

以不罪申球指爲 聖朝之失而伏見前後 批教仰認 聖意之有在矣曾在乙丑年鄉儒李震顏以尹拯書中有栗谷真有八山之失等語上章辨先賢李珥之誣 殿下惡其乖激命施儒罰先臣卽陳達於 筵中曰尹拯本情雖未知其果出於侵侮先賢而其爲妄發則大矣震顏名曰爲先賢辨誣不可罪也 殿下卽命還收其罰今此宣舉之妄發比拯尤大矣爲先賢辨誣者亦不可罪况名曰爲 聖祖辨誣者其敢罪之乎今之肆然請譴者其亦無嚴矣惟彼慶遂輩以士禍將作等語恐動脅持之故臺閣諸

臣逡巡畏縮初頭避辭率多糢糊苟且殆不成義理
臣竊慨然也尹宣舉雖有此妄發既骨之人今不可
輕論誠有如 聖教者而第其謬妄之文字豈容因
置其板俾傳於後世而莫之禁乎臣謂毀去其板有
不可已也如是 處分之後彼此爭辨之疏章勿論
朝士儒生一切勿捧以絕紛紜之弊庶合於鎮定之
道也臣忝居輔弼之地深恐朝著又惹不靖之端愚
忱耿耿不勝憂惋輒敢煩瀕于 靜攝之中伏願
聖明深思而善處焉

答曰名劄具悉卿懇近來申球之疏出而論議紛然
卿或慮因此又惹不靖之端有此劄陳而其所論列

極為明白矣尹宣舉本集中文字謬妄則甚矣而請
謹申球之章終不允從者予意正如卿之劄語故也
疏頭李弘躋定配殿慶遂罷職不叙仍命毀去其板
以示明是非之意而自今以後此等爭辨之疏勿論
朝士儒生一切勿捧則可以杜紛
紜之弊矣令政院依此舉行焉

因林象極等疏論辨劄

伏以臣目見時事之可虞朝論之不明不能含默妄
陳一劄竊自附於斟酌調停之道而一邊之不厭所
望亦已料之矣伏聞再昨李弘躋疏下林象極等託
以同被罪罰專事醜辱臣身疏槩一播聞者代怖雖
原疏見却未得其詳而若夫尹宣舉所言必不能為
解只當肆其狠毒耳夫申球之疏臣固不韙之矣然

彼宣舉所爲亦果無失乎峻激之論方生不已通文
交馳於京外疏儒相望於道路其憤慨激昂不但止
於申球之輩而已其臚列誅責不但止於申球之疏
而已衆心轉激無所止泊若不早爲之所恐有無窮
之慮且見右宣舉者相繼投疏不顧事實惟事庇護
強爲不成說之論費力分疏於無可奈何之言只凌
疏儒之微弱直加以嫁禍之目欲反售其恐動 上
聽疑亂本事之計向使 日月之明一有遺燭則以
球爲穿毆陷善類而幾乎真士禍作矣臣故於彼此
之言俱有深憂敢請分別是非參酌區處其於宣舉

之過誠不能出力掩覆如象極等所欲矣若其沮遏
中外過激之論使不層加者亦未必不爲宣舉地也
彼輩亦有耳目豈不知士林之沸騰論議之森嚴哉
臣劄出後鄉儒之奮起者聞頗還止此可以見謝非
可以見罪而特以不歸宣舉於粹然盡善之地故怒
之若此臣未知宣舉果無僭妄之失歟何其不自反
顧而責人不苟同於偏私之已說也此誠可笑不足
爲怒而旣被其醜詆理難晏然且念其徒之繼起者
將不知其幾何今不早自引退則必不免重陷不測
之科可不懼哉目今 聖候有加百僚憂遑而臣旣

不能起居昕庭乃反以文字瀆擾於 聖聽臣不勝
悚慄竢譴伏乞 聖慈察臣情實憐臣危厲斥黜臣
身勘定臣罪以安私分以快人心且臣前劄請以勿
捧疏章爲鎮定之道者蓋以勿論彼此已各陳列而
金演之疏亦自言其亦頗辨晰則此後言者雖至千
百皆不過架疊之說而 上候又方如此故只欲其
息爭省事而議者或以爲無寧隨卽捧入明 賜處
分乃可以鎮定此言亦似有理而觀彼頭勢必又以
此事添一好題目並加裁處千萬幸甚

出城疏

伏以臣日昨略聞儒生輩投呈疏槩多般醜辱而實
未詳其語意故前劄不得辨明第略陳其難安之狀
而已追聞象極等疏詬罵臣身之不足推而及於先
臣並加蹴踏罔有紀極至以誤 君背父釀成士禍
爲臣之案去臣姓字目以凶臣臣於是駭痛傷惋誠
不料人心之惡乃至此也臣之劄意不欲追罪而但
曰僭妄則非以申球等疏爲十分得當也是非宜明
而只請毀板則非以尹宣舉爲故欲誣毀也此蓋裁
抑彼此叅酌調停之計也若曰申球等真有禍心則
臣已有沮遏之效矣尹宣舉事國言方激而事止如

此則亦臣平反之力也以彼輩當初恐恟之心宜若
可以德臣而其言之若是絕悖者何也臣未知不罪
其人只毀其板果可謂之禍乎且夫陰與匪人指議
先朝者尚不失為全德君子則據其文字言其謬
妄者獨何至為凶臣乎雖然此係臣一身之事不足
嗚嗚若其誤 君背父之云臣安得無辨乎嗚呼宣
舉之所言毋論其用意與否既涉 先朝又非球所
做出則 殿下亦不得一味包容洎其是非而特以
其舉措兩難故初 諭以不可輕論而久無明白之
教耳一邊之人有以窺覷 淵衷之持重乘勢投

疏非但必欲甘心於一球眈眈然有反禍善類之色
臣於此時安得不為 殿下一言而 殿下不以深
誅從輕 處分此何等寬大之德而其所為言有若
殿下為臣所誤不免為失德過舉者然似此義理
非臣之所敢知也其所謂背父云者似以臣父亦嘗
致敬於宣與而今臣則不然故為此鉗制之妙計然
臣亦豈無其說乎臣父所以敬宣舉者初非以其江
都失身為賢也只以其能息黥補劓灑濯向善不娶
不官終身自廢為可取也此豈惟臣父之意為然哉
當時先輩莫不如此或許以為友或薦之於 朝或

不拒其來而教誨之以至 聖祖與 先王亦待之
以殊禮者豈皆以江都事爲賢哉亦不過與其潔不
保其往而取末後悔過之一節耳若其外爲懺悔之
言內圖文飾之計者非常情之所可測君子於人未
嘗逆詐况於其時本集未出則臣父之隨衆敬之不
亦宜哉今以其與鑄輩云云者觀之無非所以粧撰
義理遮護前愆者而至有所不敢言之言則江都之
事不惟不悔反益其文飾之過也不惟文飾又加以
僭妄之失也其所以艱難追贖於名節既虧之餘辛
苦自託於士友既棄之後者到此而都歸虛套士林

相傳莫不笑罵若使先輩見此則亦將不以前日所
待者待之而况如臣父最受 寧陵特達之知常懷
糜粉難忘之誠而契合方深弓劍遽遺故其形諸吟
詠語及家人者無非贊頌 盛烈沒世痛恨之意則
其所以斥宣舉者必萬倍於他臣矣臣豈可不追此
意而獨盡禮貌於衆所同去之日乎以此而謂之背
父臣尤不識其何說也今之搢紳章甫公肆醜辱於
先正臣宋時烈者厥祖厥考率皆尊其道爲之羽翼
受其文以賁泉塗其推獎衛護之言昭載 國乘闡
揚潛幽之辭鑱石未泐厥後先正又無他端而爲其

子孫者相率倒戈力報尹家墓文之怨全忘其先向慕之誠風移俗易滔滔皆是臣常爲世道慨然而今反以此責臣何其能知背先之爲不美而不能自反也大抵宣舉之言殊極無謂說者曰苟非病風喪心孰敢萌誣毀之心此誠然矣而殊不知其猥以滓穢不淨之身上擬之於巍蕩光明之聖祖者卽此便爲僭妄也渠輩方以士林之稱述大義並舉孝廟同德之臣看作重罪而反以宣舉之敢援聖祖欲歸同浴之地謂之無失者獨何故也夫杜舉之說雖欲借喻曲解其如事實之不倫何哉凱風寒泉之譬

尤極可笑今人於文字間忌嫌之法密於古人今渠輩亦能以凱風引興於思其母能以寒泉取義於名其齋而無所忌嫌乎何獨以杜舉謂不妨於引用乎夫宥坐欹器非所當忌避之事也無忘在莒非他日所不敢言之說也不死江都索言何傷自廢其身奚至僭妄而其言曰以余當於今日故敢能言之他日則不可出口又曰余之本心不敢索言又曰僭妄之論者何也渠輩必欲救解則須先於此等語明白說出然後詬辱他人可也至於康王之云雖諉之賊鑄而曾不斥其凶悖又載之於其集而所謂刺謬亦非

以本語爲不合於己見則其果有別於自其口出乎
况此若是正當之義理則宜舉當日所從游之賢師
友不爲不多而獨與此陰慝不正之人密勿唱和者
尤豈不可疑乎先正臣宋時烈嘗斥其不能絕鑄則
其子拯費力分疏自明其已絕矣以今見之非但初
不相絕反欲借重其言以護已短者可知也其處心
行事既如彼言語文字又如此而怒人之點檢得失
不亦謬哉雖然若以此至於追罪既骨之後則誠非
盛代忠厚之風渠輩之奔走營救固亦宜矣今不至
此而紛紜煩聒惟恐宣舉之或損其名鳴張聲勢狼

藉醜辱而於其所爭肯際實不能一分發揮不務以
理取勝徒持章惇子光之說欲以恐喝而杜國人之
口其亦哀哉自今春此事始發士林譁然京外沸騰
幾至上聞者屢矣而特因老成之論抑而不果耳
不意申球突出而上之上之者固甚妄率而其言又
不稱停矣然而朝廷既聞之後則亦不可置諸是非
非之間無所分別而臣只取宣舉所自道之僭妄二
字叅酌彌縫如此此於宣舉何如也而今乃不自知
足反脅人以釀禍之目吁亦異矣顧念臣感激殊
遇冒當艱虞惟思報國不顧身圖隨事盡言取此

狼狽上以致 天心煩惱有妨調攝下而使泉壤受
辱騰播朝紙於公於私忠孝俱虧更何顏面復立於
世乎今臣所遭誠千古所未聞之事 聖上所施亦
千古所罕觀之 恩疏儒至 命編管此尤私分之
所不敢安而兩日之內近侍狎臨慰勉之 旨頻繁
勤懇臣是何人乃至於此涕泣惶感不知死所方當
聖上強疾錄囚出臨便殿促臣入來臣事勢窮極
不得不放倒廉隅冒沒趨叅臣自知愧人將謂何區
區初意只爲迫於 嚴命黽勉入侍而已非敢有因
仍槃礴之計也僂辱之身決不可一刻冒居於具瞻

之地而儒生門人朝士之疏日至公車雖因 聖教
輒皆退却而其言之益慘其心之益激槩可想矣
殿下雖欲一向曲庇亦安可得乎臣今爲必退之人
其於 國家之事非所敢言而在 殿下不可以不
念也伏乞 聖慈俯垂矜憐早賜斥退亟卜賢德以
濟時艱仍勘臣罪以塞衆怒千萬不勝幸甚臣治疏
將上又伏聞文學呂必禧投進一疏而諸承宣亦皆
迸出臣雖未及得見而其語意之慘刻亦可推知臣
何敢晏然偃息於輦轂之下乎茲敢封還 命召出
城埃譴臣無任危懼崩隕戰灼屏營之至

夢窗集
二疏
伏以臣本以難進之迹復叨匪據之地觸犯羣猜坐妨賢路早晚顛躓固已自料而亦不意其卒陷大僂至於此極也臣之本情天鑑在上而惟彼不相諒之言愈出愈奇其所醜辱日深一日至於呂必禧之疏而蔑以復加合千古宵小之目萃于臣一身最是勿捧疏章作一奇貨臣之始以爲言旋請還寢雖似顛倒皆出於不獲已而今乃爲臣大罪滅身湛宗不足以塞責矣朝家何惜而不加典刑使人心一倍拂爵手抑臣竊有所未解者夫臣之有罪無罪當視

尹宣舉之有失無失而已而前後言者皆能臚列臣罪而終不能明宣舉之無失何哉惟其救解之無說故動引章惇子光之說欲以恐脅而噤人矣然而宋哲宗時臺諫劉安世等以車蓋亭詩論罪蔡確朱子固以其欲以口語擠之爲未當而人或以其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爲臺諫之咎則朱子又曰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爲也夫蔡確一詩旨意微奧而當時臺諫至於請罪今宣舉諸言灼然可知則謂之僭妄獨何不可然臣之不欲追罪固是朱子所謂不當以口語

擠之之意而若彼紛紛周遮之輩恐不止於拱手坐
視也頃年朴秦淳刊布 國朝詩刪而以其中有誣
先賢之詩故即毀其板而未聞有非之者夫關係先
賢之事猶當如此今於關係 先朝之事必欲印傳
者抑獨何心而若此二事亦必章惇子光所爲哉且
伏見兩大臣陳劄亦皆深攻臣不欲與之爭辨以傷
事體而侵斥之言至發於至親之間章疏雜進紛鬧
層加禁嚴爲闐闐之場 聖明受過誤之譏 淵衷
煩惱證候添加而臣亦從而迫於疾痛連事號呼究
厥所由莫非臣罪日夕危懼忘寢與食臣之情事亦

孔之哀臣名敗身辱半國爲讐而日昨雷電之變尤
極非常此殆臣獨據鼎鉉不能調劑論議鎮定朝著
之致天怒人非若是杳至 聖上亦非不知臣身之
必可黜而猶且假以 恩禮敦勉不已至今近侍相
守於城外席藁之所者其傷損事體亦已多矣今又
特遣承宣使之 敦諭十行溫綸開釋備至雖慈父
之詔迷子無以過此臣惶隕感泣跼踖靡容臣之情
勢纔已悉暴於書啓中不必更爲覲縷而惟此姑道
刑章之人有不可與議於出處者茲敢孤負 隆恩
坐違 嚴命臣罪上添罪求死不得昨者又 命傳

授命召而終不敢領留茲復隨疏還納伏乞 天地
父母憐臣情事之窮阨諒臣蹤迹之狼狽亟先 召
還史官鑄削臣職仍正臣罪以靖 朝廷千萬幸甚
臣無任瞻望涕泣戰灼竢譴之至

五疏

伏以臣猥將崩迫之懇屢徹崇高之 聽私心方以
瀆撓 靜攝爲懼而 聖教又以君臣分義責之臣
之罪犯誠無所逃雖然古人以疾痛而呼父窮窘而
號天爲非無嚴父畏天之心此臣所以連章累牘期
於被罪而準請者也 殿下亦豈不知臣之將陷機

穽而不爲方便保全之道猥加之以 恩禮祗以激
半國忿恚之氣臣誠不能無憾於 天地之大也且
臣於近來噂喅之言未嘗一一分疏者只恐其傷事
體而煩 睿覽耳初非無可辨之語而然也今又伏
見在外重臣之疏乃曰相臣之劄出而士林之禍兆
矣語雖約而意益深此臣他日湛滅之根柢也臣未
知毀其謬妄之書果可謂士禍而此等聲罪之言獨
不足以禍人乎今之言者於其所尊雖真有過失而
寬恕之典亦以爲抱枉於 聖祖則雖實無玷累而
辨白之人並不免見惡以臣愚昧終未知此何義理

此何世道也臣竊觀今日氣象舉措非必勝公議則不止雖朝家威令亦有所不行者惟有亟黜臣一身可以帖然無事而所謂士禍之兆可熄所謂賢者之寃可伸此豈不爲國家之福而雖於臣亦安知不爲一分可生之道也茲冒萬死畢暴苦情伏乞聖慈更加哀憐亟許譴斥俾臣得蒙生成之大澤焉臣無任知罪祈恩激切屏營之至

六疏

伏以臣仇敵滿國容身無地惟有謝事歸田庶可息謗遠害而辭本今已五上而聖批尚靳一俞是臣

終未得可生之道而殿下又處以必死之地也豈不悶哉豈不哀哉今又伏見司直李善溥左尹李光佐等疏其所以必欲甘心者益可驗矣殿下苟有愍憐之心必不待臣言之再而矣允臣所請也臣固不當復爲妄發以觸其諱而迷滯之見終未豁然直欲與諸人從容駁難以開此昏蔽也彼若曰其言誠不無推逼之失而初不當上聞云爾則臣將應之曰唯唯矣若曰此事雖已上聞而毋論是非惟當直治申球妄言之罪云爾則臣猶將應之曰不然況今宰臣乃謂在先朝無毫分之推逼在宣舉爲

用極之構誣而以不罪申球謂 殿下當受萬世之
評議如此爲言其何以服人心而杜臣口乎雖以尹
拙爰辭觀之亦可以見其父之心也其所引答鑄書
有曰 大聖人達權處變之道實有師文王之義豈
可與匹夫同條云夫 聖祖當日所處在經在權皆
無可死之義以貴以賤亦無可指之累而宣舉之隱
然歸之於達權異之於匹夫者其意豈不曰在經則
爲當死若匹夫則將與其身同其累者乎况又所謂
日記中語又足證其指斥之實也臣見其日記有曰
姨兄曰申孝思聞君疏辭引江都偷生之嫌吐舌曰

可駭可駭蓋恐指斥之難言也云夫其疏雖不無微
意猶不索言其本心而當時聞者已大驚而吐舌則
今此數言視彼何如而反怪今日之駭之者何也古
人但聞其疏亦謂指斥則今人猶以此言爲不捱逼
反責人以構誣者何也其論子光事尤爲可笑夫吊
義帝文其旨甚微其藏甚秘而發而上之刑辟加於
泉壤斬伐極於士林此所以爲士禍也今則不然其
言之指斥狼藉又肆然而刊行國人之所同見 朝
家之所當禁而其人無罰其黨安泰此何嘗與戊午
事一毫彷彿乎嗚呼子光之心極兇戊午之禍孔慘

故人於其文久不忍提論是非矣至于故相臣文忠公張維而始譏其犯諱尊之義苟使當時之士無子光之心者只論其是非如文忠公漫筆之言而處之如今日而已則亦必不曰士禍矣夫以金宗直之名賢猶不免於君子之議如宣舉之滓穢僭猥者反不可以爲法受罪乎昔宋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確之詩此真似乎詩案此真近於傳會而范純仁只曰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雷霆鬼神所不能貸至若父母親置於死之地則却恐傷恩云而仍請寬恕之耳何嘗反請處厚之罪如今之人也朱子亦曰擠確未當而

已何嘗以不罪處厚咎及元祐君臣哉臣之愚意竊以爲今日無宗直之慘禍則申球決不可謂子光矣處分類吳處厚之不罪則殿下亦必不受哲宗所免之評議也其或有無狀之人竊議聖德如鑿輩之議孝廟則臣亦未如之何也苟有人心者猶可識臣之苦心况敢議及於十分正當之處分乎臣或恐後世尚論之士以不嚴懲討爲臣之罪耳若夫累聖德於萬萬世臣保無此憂也臣伏見朝臣士庶或被人誤論祖先事則必皆瀝血陳辨上徹宸聰雖有過分之辭朝家不加之罪物論亦不非

之第以近事言之丁家文字中有以丁好寬比擬於故相臣文忠公李恒福之故李家諸孫謂被誣辱至於疏請火書則 殿下卽命毀板仍罪其附麗之私黨而人皆快之今宣舉之比擬 聖祖豈不允僭於好寬 殿下向 先之孝思亦何不及於閭巷之士而其爲辨誣一也毀板同也於私門則曾無異議於國家則名以士禍人心之惑乃至於此噫死黨護短之心如彼其重尊 祖敬 宗之義若是其輕歟且其言謂諸臣以分析文字而身自許以極論大體此亦臣之所深惑也前後言者已過十數而惟吳命

峻略綽註釋於前李弘躋一番蹈襲於後而已尚未見有一人粗能分析於肯綮者今宰臣之泛論大體亦安知非難於爲辭而故爲此包籠之言耶至於過絕言路爲今日實而諸臣疏劄承 批已多惟患無可明之言耳徹 覽非不足也雖或有一二未達者豈復有別樣新奇之論而苟或有之諸臣又寧不已取而 聞之哉以此論之臣言未嘗致壅蔽之害也雖然 聖明若許臣前請收還勿捧之 命洞察其是非所在使竭死力論辨之人有可以明白解釋以服臣心則臣當媿死萬萬無恨矣臣情窮辭溢全不

知裁尤合萬死臣以此情迹不當一日虛帶職名
朝家亦不當虛辱恩禮而至若祿俸決不敢冒受
聖上至令輸送臣不勝惶悶焉伏乞 聖慈亟削臣
職仍寢祿俸輸送之 命以安賤分以謝人言千萬
幸甚臣無任崩隕戰灼屏營祈懇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予之數勉凡幾遭矣勤懇之旨
卿廢幾體諒而一向邁邁造朝無期愧情志之未孚
念國事之艱虞中夜憂鬱不知所以為諭也今茲毀
板之命處分豈不正當而身居宰列者亦皆投疏紛
搆然救解必欲置尹宣舉於無過之地而以卿劄反謂
搆誣誠可駭也何足為嫌宋時吳處厚事卿之引喻
極其明白矣至於常廩尤無可辭之義卿其
安心勿辭領受須速入來毋孤予如渴之望

八疏

伏以臣號籲愈急而 天聽愈邈辨暴愈明而衆怒
愈盛臣誠欲靜矣 睿裁無辨人言而顧臣所帶之
職非如閒漫之任且今方蹶之會不是泄泄之日臣
何敢以瀆冒為懼而不力控辭以重誤 殿下之國
事哉且臣伏見工曹叅判李台佐之疏又復極力攻
斥臣之疲於自明雖不敢言 聖上亦當不勝其應
接矣臣之妄言之罪萬殞難贖雖然此事有可以一
言而定者何為是紛紛哉 殿下試招近來言者以
次歷問曰杜舉之事何如而無忘在莒其可借喻之
否康王之云不悖而所謂刺謬是真斥鑄者否他日

夢窗集
奚爲不可出口而惟當今日則敢言乎他人言之有
何不可而必同患難者無害乎自廢其身之論所以
爲僭妄者何也不死江都之由所不敢索言者何也
向非 聖祖之能權則固有當死之義歟若非 大
君之尊貴則果爲可慚之累歟申孝思之吐舌有何
可驚而然哉其姨兄所謂指斥云者是亦出於構誣
哉如有一人能明之者則 殿下亟治臣誣人之罪
如其不能則背公死黨之言亦可以止矣昔宋朝詔
蔡確具析其詩而自辨甚悉則劉安世又言罪狀著
明何待具析彼雖悉辨而猶未獲伸矣今不略明而

但稱其寃豈不可笑乎又以申球之免罪責臣斷斷
而大抵 朝廷之道只觀事之虛實而已今必欲罪
球則亦當明其本事之不然不當言其心之如何也
是故雖以吳處厚之挾憾修隙也而當時論者非惟
不罪反許以發於忠憤又斥確之朋黨曰造播巧言
多方救解謂此風浸長恐開告訐之路竊以爲非矣
又曰義存君親者反責其告訐嗚呼古今朋黨之言
一何相似而君子之論一何嚴耶且夫世之刊行先
集者見人請刪逼先之文字則鮮或不許設令有知
舊間忠於國者以私諷諭欲刪指斥祖宗之語亦宜

不敢持難今此只去四板之舉事不嚴重則其徒之
怏怏胡至此哉嗚呼人心雖曰蔽惑許多人中豈無
隻眼覷破其文字指意而周遮之言打成一片此何
故也不過其粗淺者不能忘情於得失深密者亦欲
藉此而網打故如是忙亂耳豈但黨私之心偏重而
然乎彼輩亦知今日處分不可謂之禍故又以前
頭未然之慮爲諉矣然而方今殿下洞察是非堅
持不撓如有已甚之人欲因以深治則宜趁此時亦
何待於他日乎以臣觀之申球已作奇貨苟使市虎
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則他日之禍恐在此而不

在彼也豈諸人之所當慮哉且以臣證援其家辨誣
之事爲怒而乃謂匹庶有可辨之誣則上章昭暴宜
不容已帝王家事體自別不可啓誣許之路旣曰誣
許則雖在匹庶固不可以開路也雖有可辨在帝王
則終不可得以昭暴耶此本無貴賤之可論安有匹
庶之所不容已而帝王反不得爲之者乎似此義理
尤非臣之攸聞而且以家國之并稱謂之猥屑則
尹宣舉之自擬聖祖果何如耶念臣難冒之狀已
悉於前後疏中而今台佐之言又甚駭怖其何敢一
刻虛帶職名乎伏乞聖明察臣情實速賜處分

以幸公私焉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九疏

伏以臣敢冒萬死連事哀籲今踰三旬未蒙 矜允
日夕惶憫罔知攸爲乃者伏見囚人權弼衡之供醜
辱狼藉及臣先代其所爲言絕悖無倫臣看來不覺
心膽崩裂也雖然此是諸臣所常稱未達之疏語而
今旣達矣豈復有一分發明者乎夫尹宣舉潛謬之
證其條甚多而今其提論不過三件曰杜舉曰康王
曰僭妄其他雜引不倫之事傍證曲解都不成說無
非可辨而臣恐其煩猥只以干係臣身者明之其論

杜舉則以爲出於箴規果爾則敬器與無忘在莒亦
已多矣又何引杜舉哉平公所云寡人亦有過云者
尚可擬倫於當日之義而必以此箴規乎且宣舉而
無累亦無他攙引之語則或可以如此說今乃不然
其身不如恒人而每言偷生之嫌則輒敢並及 聖
祖而及其引事自况也則又不出於罰君之故實於
是而許多酬酢無不叅互映發於 上下同累之意
此果何如也其徒雖能艱解其一其於他語之左右
牽掣何哉其所引凱風寒泉已不足以證杜舉而又
引臣父所撰謚冊中一句證之於凱風寒泉其言游

走而漸遠此何異於喻日以燭疑燭於籥者乎蓋融
洩二字只是凡言歡樂之義則其視取義於名齋引
興於思母虛實亦已懸絕况於杜舉乎其文若曰大
隧之樂云則或似嫌於鄭莊公姜氏之事而所撰之
人又不如宣舉之有私利害於其間則亦何足爲杜
舉之證乎此其不成說者一也其論康王則以爲鑄
則以爲有忌避之端宣舉則以爲無忌避之端此所
以刺謬也若如此言則是宜人人皆可得以言也然
其語曰以他人言之不可必陷賊人可言者何也彼
雖以今日則敢能言之者謂無畏縮忌諱之意而欲

分貳於鑄意然其結語所謂他日則不可出口者此
豈非能不思諱於當宁而不能不畏縮於後王
者乎且方以此諉之於賊鑄欲變刺謬之實而患其
爛漫而難於脫出則又直曰文字引用之例若此類
甚多隱然若鑄言多類亦無不可者然至謂宣舉之
不斥康王之說豈獨爲可罪始則爲宣舉分疏終則
並與鑄而伸之何其首尾之橫決而無忌憚至此也
其引臣曾祖祭文事尤極凶險蓋其文曰事同青城
莫效攀輿此不過叙其未從下城之意則了無可嫌
之端矣夫南漢下城江都被兵非可諱之事也苟使

鑄宣舉亦但曰康王在軍得不哀痛云而不以同論於偷生之嫌則夫誰曰不可乎然則其言之所以爲凶悖者在於指議 聖祖處義之得失而已非在於不諱江都泥露之事實也臣祖之平說亂中情境其果與彼相類乎此其不成說者二也其論僭妄則以爲自嫌於補世教之言若然則其本心之不敢索言者又何故而今於臣並論之言一釋而一否者何也此其不成說者三也噫惟思錯制臣身之故窮搜臣家之文字而得此不相近之數語不亦哀哉若夫臣父所嘗稱道之意則已論於前疏矣今雖以代草之

通文言之專以收身退藏等江都以後事爲主則及其文過飾非之後其善存乎否乎况所謂春秋之義云者本非通文中語也苟欲許之以此則如請斬虜使上書分司之事差可獎詡而亦不概見則其不取於江都以前之意亦可見矣惟於其父 贈領議政 煌則稱其氣節曰身任大義文勢語脉條貫明甚今乃掠取而點竄混歸之於失義之人者誠極虛妄矣嗚呼先正臣宋時烈常以春秋尊攘之義協贊我孝宗大王其發於謨猷見於事爲者亦足暴於後世若其志業之未究此天下 國家之不幸也此志士

漢書集
仁人之所痛恨而飲泣也然而一種背馳斯義之類
乃敢幸其不幸無成公肆譏嘲臣未知尹拯父子之
所成獨合於春秋者何業而反占先正所未得之大
義乎此而置之其禍將烈於洪水猛獸故臣不得不
論罪弘躋矣今其徒反以罪臣臣竊痛之又以臣疏
所言確之詩旨意微奧宣舉文字灼然可見者爲誣
矣 殿下若命儒臣錄進確詩及其註釋之語論劾
之章則不待臣自辨而可明也而古今人情之相似
亦可見矣臣之罪名愈出愈奇今則又以爲愚弄
君上其言之全不嚴畏顧不足責而若果一毫彷彿

於此則臣何敢苟道 王章乎念臣於此一事被迫
於人辨明已多誠不欲一向啾啾而今又以事關祖
先之故煩溷至此雖不獲已臣罪大矣嗚呼臣之當
初所憂正在於他日士禍而及見彼輩頭勢已可駭
矣今此供辭又以臣容息覆載爲其大恨此豈但蒙
駭一囚之意哉 聖上如欲絕其禍根則宜及今日
速黜臣身俾不至於滔天伏乞 天地父母哀臣之
危而許臣之請焉臣無任戰兢祈懇之至

十疏

伏以臣又被囚人罔極之誣驚駭痛傷不得不略有

夢窗集
陳暴矣不意 聖慈特遣承宣臨宣 溫綸開釋責
勉益加隆摯臣感極涕零不知所出念臣近來所受
醜辱固多有及先者矣亦豈若今日弼衡之供爲萬
萬凶險乎攬引不近之事欲證難解之言其爲矯誣
雖不足辨在臣私分寧容一刻在職而瀝血哀懇終
未蒙 允臣不勝抑鬱之至且臣竊有無限憂畏之
端何敢有隱於 君父之前而不畢其說哉臣本顛
愚無所肖似濫荷 洪造致位至此而終無尺寸之
效塵露之報此固臣從前尸素之罪而亦臣才分素
定不可強其所不能故也況今 國勢朝象視前不

翅萬倍以臣無能之姿承此積忤之後凡諸言動施
措必益爲傍觀眼明者所點檢左右前後皆臣坑塹
如以竊鐵之疑終售下石之計則小而流竄大而沈
滅可計日而待也到此地頭 殿下雖哀而欲全其
何可得而臣雖自悔亦何所及哉以目前當然之道
言之旣如彼以日後必至之勢度之又如此故臣寧
被違傲之罪不忍復蹈危機卒取狼狽而傷 聖主
之明也臣所自謀固若是矣其在 天地之仁亦不
當及此圖之乎伏乞 聖慈察難強之情加曲體之
恩亟紓方今之抑鬱俾免前頭之狼狽以垂終始

生成之大德焉臣無任震怖屏營之至

十二疏

伏以臣本來情勢之外內局新除尤有所不敢承當者不得不瀝血陳懇或冀 聖明體諒旋有輦帶之褫矣及承 批旨又失所圖臣之狼狽可謂極矣噫臣如有一分可進之理則雖曰全昧醫方臣子分義何敢規避於保護之地哉况當 聖候進退之時直宿之不備亦已曠日臣職忝首席頑然不動豈不知其萬萬惶慄而非惟議政之職終有必可遞之義雖於兼任亦有不可冒出之勢方今京外儒生尚有封

疏 至闕者臣姑未聞其命意之如何而要當與先出之言少無異同然則雖已入直亦當迸出而此後攻臣者又未知為幾人如今臣乍入旋出動輒撕捱則其不能一日安坐議藥而徒妨 靜攝之節也明矣賤臣去就之顛倒固無足言而於 國事亦豈不大可憂哉此臣所以大聲疾呼而不自知止者也伏乞 聖慈察臣崩迫之懇遞臣本兼之職以為公私之幸焉臣無任戰灼屏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所遭專由毀板然則今予勉出不在多語有一言可以決其去就者矣噫向使嚴慶遂之言得行則其流之害為如何哉真士禍作矣賴卿一劄遂使是非明而處分正輔相之責可謂

盡矣執此論之卿有必可進而無可退之義明甚矣况茲事關係至重為聖祖辨誣之大臣為媚嫉者所迫逐終至去位則古今天下安有如許義理耶此非一時慰安之言豈出心腹卿必體諒而改圖矣噫好惡既明則縱有怪鬼輩撥拾象極之邪論者又何足掛齒卿其亟斷異牘即日入城勉副于虛竹之望

因李正臣疏辭職劄

伏以臣即伏見兵曹叅議李正臣之疏盛加攻斥語極非常臣震駭惶汗繼之以訝惑也其言以為借重聖祖為陷人之計不恤憾我聖上之孝思而自陷無嚴之科夫尹宣舉與賊鑄往復之書論可以死可以無死之義而乃曰大聖人處變達權之道豈可與匹夫同條此特以貴賤外為分貳之言耳其意

則未嘗不同歸聖祖於當死之義為聖祖辨論之際當死二字自不得不提及以臣愚迷只見援此者之為無嚴而是真可以憾我殿下之孝思而已終未知辨論者之反以此獲罪也夫自古死字之用於至尊之地者固非一二而若臣本意則亦與此異蓋日向非聖祖之能權則果有當死之義如宣舉乎云爾曷嘗無端創出二字如正臣之所云云者哉今乃以設難辨理之語指為臣莫大之罪其言真若兒童而若其所謂一劄再劄語意轉深者亦非臣之所樂為也苟使其徒初不操切搆捏而臣獨乃爾則

誠爲已甚矣今則不然攻之者已屢矣其辨安得不
至屢乎誣之者已深矣其辭安得不轉深乎以此咎
臣尤不識其何說也凡此巧摘橫詆本不足多辨而
然其臚列莫非臣子之所不敢聞者則固難晏然而
且念臣與李家累世相好正臣平日所以待臣亦甚
過重人雖投窬故人情厚宜無下石之理而今其爲
言至於如此則臣之疇危推此可知其何可安坐深
嚴之地苟冒機要之任而不思歛避世網之道乎乃
敢迸出 闕門恭竢譴何而不意 日月之明無所
不燭特遣史官 宣諭隆旨其所辨斥人言慰藉臣

身者可謂至矣臣非木石豈不知感而第臣於風波
憂畏之餘又被此罔極之誣寧有一分復進之念哉
茲不得不坐違 嚴召疾聲哀籲於仁覆之下伏乞
聖慈亟削臣職仍勘臣罪以快人心以安賤分千
萬幸甚

夢窩集卷之七

夢窩集卷之八目錄

疏劄

因李光佐疏辭職劄

因朴泰文疏槩 闕外承 諭後辭疏

辭職兼辨判府事趙相愚疏劄

因領府事尹趾完疏辭職劄

上 東宮書

因史官生梗事待罪疏

因李世德供辭辭職劄

因副修撰洪萬遇疏辭職劄

因趙泰耆書辭職劄

四度呈辭 別諭後辭職劄

因李光佐書辭職劄

因玉堂劄辭職劄

因正言成震齡書辭職劄

陳所懷劄

因李明誼疏出城辭職疏

上 東宮八書

二十一度呈辭遣承旨 敦諭後辭職書

乞遞都監之任因趙泰耆書仍請謹罷劄

因趙命禎書略暴事實劄

夢窩集卷之八

疏劄

因李光佐疏辭職劄 丁酉

伏以日昨右尹李光佐之疏到于政院院吏來示于
 都承旨李觀命也臣亦掠見其疏辭則又以尹宣舉
 事論斥臣身不遺餘力而疏既見却臣不敢煩溷旋
 因其侵攻政院終至稟啓則臣亦安得默然而已乎
 其疏有曰夫以自引江都事謂有難言之嫌者當時
 固有此論末又斷之曰竊想其意泛以 聖祖親經
 此難其以亂中事引罪者或於外面人事有嫌碍云

爾如使宣舉獨自引罪則 聖祖雖經患難其於外
而人事亦安有一毫嫌碍耶此則光佐本欲游辭解
之而其有嫌碍之實已自證之當時之亦有此論又
不能諱之而謂今文致勒成者抑何意哉又以爲臣
家所被之誣誠有指無爲有換易事實者子孫陳辨
在所不已又曰抑不敢知不敢言之地有何誣枉云
云噫宣舉以其自己偷生之嫌猥援無玷之 聖祖
者此豈非誣枉也此豈非指無爲有換易事實也而
爲 孝廟臣子者豈可獨無陳辨之舉乎至於引子
光事侵辱臣身無復餘地而其所爲言殆不成說臣

不欲與之啾啾以煩 靜攝中天聽而其實亦不足
多辨也然臣因此一事被人醜詆愈往愈甚其何敢
終始晏然乎伏乞 聖明快賜譴斥以謝人言以安
私分不勝幸甚

因朴泰文疏槩 闕外承 諭後辭疏

伏以臣昨伏見鄉儒朴泰文等疏槩斥舉臣名酷加
醜辱至謂之權相而餘波及於喉司乃以鷹犬附勢
不復知有 君上而徒知有其等語極口憤罵人之
爲言胡至此極也噫臣之不能量時度力妄辨 宗
祊之誣受此反噬勢固然矣緣臣一人同朝並被汚

夢窗集
巖豈不可痛乎其言絕恃無倫本不足與之爭辨曲直而况此並直侍湯之日豈臣子頃刻離次之時而以臣之故諸承宣既皆迸出則臣安得獨爲晏然乎退伏 闕外恭俟 處分不意 聖上再遣史官諭以恩旨臣非木石寧不知感而顧臣情勢萬分艱危咫尺禁局終不得趨承違慢之罪益萬萬矣大抵此輩之一向起開者只以臣身之尚厠朝端而終未得售其甘心之計也今 聖上若因此而許臣自處不復置諸班行則朝著庶乎其鎮靖而其所憤怒亦可以少息其於公私豈不兩便乎不然則接踵而起

者將不知其數臣之畢竟中傷固不足道而 殿下靜攝之中亦當疲於酬酢矣此臣之所大懼也伏乞 聖明亟黜臣身以快人心以靖朝著不勝萬幸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職兼辨判府事趙相愚疏劄

伏以臣於醫藥之方全不曉解所可自效於侍湯之地者只在於筋力奔走而不幸賤疾淹延時日種種諸證臣不敢輒溷 聖聽最是厭食益甚胃氣無時可復真元大脫動作猝難爲期雖欲強起其勢未由當此 聖候添加之日直宿不備已浹一旬問安入

診專委提調筋力奔走是臣職分而亦不能終始自效分義虧缺罪戾層積身在床簣心若席藁 聖教令臣安心調理臣雖欲仰承 德意亦何能頃刻自安于中乎然且虛帶重任偃息猶昨此於臣爲罔赦之罪而揆以 國體亦甚苟簡伏望 聖慈留神體諒早賜變通千萬幸甚且臣於病伏垂死之中得伏見判府事臣趙相愚之疏以尹宣舉之追奪責臣深切臣竊不勝訝惑焉宣舉逼 上之言用意至深實非一時偶然顛錯之比而臣顧處以謬妄不欲深誅者蓋出於忠厚之意調停之計也追奪之論自初有

之而臣愚獨以爲此與蔡確誣宣仁事恰相類朱子以口語擠確爲未當則臣之所以處宣舉如彼者謂或不遠於朱子之旨而世之持清議者猶以臣爲苟且矣今之用罰誠似過重亦不過如劉安世之誅確而乃以追奪之典有若真成士禍者然然則是安世之賢而亦不免爲子光之徒也夫爲 先王誅無禮雖或過中不猶愈於爲私黨匿非者乎然臣不欲深誅之意則固未嘗不自如也只因前後受人齟齬困辱百端心飶齒酸常欲絕口不道此是非矣今此擬律輕重亦當付之公議臣又安能怵迫於一邊恐脅

之言挺身干預有同馮婦之下車哉且此事本因其
黨之猖狂而處分出於嚴懲之意則咎有所歸宜
思自反恐不當斷斷於臣一人之身以責其救過也
臣尸位素餐坐妨賢路人非鬼責一時沓至其何可
仍冒機要之地乎亦乞聖明亟削臣職以謝人言
焉

因領府事尹趾完疏辭職劄

伏以臣於頃者猥隨諸大臣之後入承聖上未安
之教崩迫驚遑合辭爭論幸蒙聖明快從羣情遂
有聽政之命臣等方攢祝欣幸以爲處分得當

諸臣亦可幸而無罪矣得伏見判府事趙相愚之疏
誠不覺心寒而膽掉也其曰復進二三大臣密勿諮
度又曰一對二對至於三對而外人之耳目愈疑惑
者噫嘻是何言也伊日召命遍及大臣之列而諸
臣自不來耳此豈殿下所欲與二三臣獨言者哉
臣所以力疾趨命者竊自附於古人急病之義而
以今思之臣之不能堅臥者可謂謀身之不智也繼
又伏見領府事尹趾完之疏乃責臣等不能據理爭
執於聽政之舉臣實愚昧莫曉其何意也始臣等之
所急只在於天心之回悟耳又孰知聽政叅決之

有異同乎 國朝寶鑑謂 文宗大王叅決庶務而
及考實錄則乃如今之聽政是寧有二者之殊而大
臣之是彼非此者何也臣等只見 祖宗美規之可
據而遵行未見其可爭也未知大臣所欲據者獨何
義理而 先朝已行之例其將爲無理者乎若以小
則裁決大則稟定爲言則雖於外堂亦不妨如是故
已具載於節目矣必欲在左右叅視則祇益煩撓有
妨 靜攝耳惡在其代勞也哉臣頃見李仁復之疏
始知外間有一種議論而今大臣意實相襲而語極
深重噫 世宗之朝未聞如此豈古人之憂 國不

及今人歟苟使臣等爭之如大臣之言則又將曰何
不請聽政云而聲罪尤大也不亦難哉臣以積謗之
身仍據樞要以率直之性正當艱虞早晚顛沛固所
自分而今於此事苟有所失罪不容誅其何敢一刻
晏然於職次乎伏乞 聖明亟削臣職仍治臣罪以
謝物議以安私分焉且臣於日記刪改事以爲大段
不可夫 聖教雖未安不遠而復適足以光 聖德
何諱之有此異章疏 批旨亦何可追改乎 上教
一改則羣下違覆之言皆無來歷又從而並刪則何
以爲傳信之書也若後世人主有過而輒刪史草則

臣恐今日此舉之爲口實也諸承宣所謂其所以欲
鎮羣惑適所以滋其惑者又可驗於近日章疏之間
臣願 殿下亟從承宣之言還寢 成命也

上 東宮書

伏以 聖候違和沈綿五載眼視之昏近又增劇無
以照察於萬幾之繁萬不獲已有此聽政代勞之
命臣民之情舉切焦煎伏惟 邸下當作何懷而况
積年 色憂之中遽當庶務亦豈無勞傷之慮乎雖
然此實 國朝已行之規 宗社無疆之休凡在簪
紳莫不奔走爭覩盛儀而臣賤疾濱死委頓寓次

銅龍在望末由致身於大夫之後負罪結恨何可勝
量第伏念 聖明以休恤之責付託至重臣庶以愛
戴之誠期望方切 邸下凡於應事接物之間不可
以不慎也夫爲人上而不學則罔以理萬事而存亡
由之是以 殿下首以此教戒之臣願 邸下克遵
斯訓終始典學而必以誠實無僞爲務好善必如好
色惡惡必如惡臭焉此固修齊治平之權輿而至德
要道又莫尚於孝自古帝王能於孝而不化其國者
臣未之聞也不能於孝而保有天祿者亦未之有也
洪惟 邸下仁孝夙彰已孚羣聽豈待人區區之言

而亦願益加自勉動以禮之文王世子爲法出而決
事入而待湯晨夕婉愉養志無違如我 文宗之於
世宗大王也臣猥以賤姿職忝輔導微誠雖激學
術空疎略貢芻言而無足以啓發 德性其爲負責
大矣臣無任惶恐屏營之至

因史官生梗事待罪疏

伏以臣於再昨上章獲承近侍傳 批之 命臣得
此 恩禮豈不知感而顧臣病狀綿綴旣不能作氣
迎接又不敢於床茲間屑辱 君命而曾聞自前大
臣有病則率皆中堂設案遞受 諭批故臣亦依此

等候矣不意史官之來欲臣親受及臣累言事勢且
其從人亦告前規如此而史官終始催督必令速出
固知其意出於尊事體而臣實無以祇受且惶且悶
罔知攸措未乃曰如不得已史官還稟此意則謹當
席藁胥 命云爾則史官卽還而政院以此煩稟於
丙枕將安之時至有遣醫之 命臣於此不勝罪
訟彌日不已矣今始得聞伊時史官出一啓草雖未
果上而其中有辱 君命等語臣不覺心骨之俱寒
也臣雖無狀豈敢令 王人至此哉勿論病情之淺
深前規之當否臣則有失史官有執而至以辱 命

之意登諸啓草傳播於闕中則臣何敢費辭自解
晏然而已乎伏乞聖明亟命攸司嚴覈事實快正
臣慢君命逐史官之罪以警具僚不勝大願

因李世德供辭辭職劄

伏以臣得伏見囚人李世德之供辭其所張皇數千
萬言無非無倫醜悖之說而其實攬拾兇黨已試之
餘論飭餽臣疏已辨之陳言耳其於師門兩世所以
侵逼聖祖與背絕賢師之失終未見一分發揮其
乘憤辱人則可謂能矣安在其爲師訟寃也其說臣
不必每辨而惟其以拯甲子書謂非請改墓文實出

於木川事云者極爲可笑果爾則適足以彰拯之罪
也蓋木川通文中詆宣舉之言本出於拯同門生許
璜先正因拯操切指其言根則是宜責問於其人而
拯顧不此之爲一向迫脅於先正必欲歸之於自做
之科以爲構釁之端至以尚今生存之許璜謂京鄉
所無之人其心所在人孰不知夫許璜已發之言非
先正之所可追救則拯之必求其受賜解結於先正
者其果成說乎然則雖如世德之言是書真爲木川
事而發其有乘於墓文欲托此而爲背絕之名者又
灼然可見矣至若宣舉僭謬之狀臣非初不能詳知

也特以其事甚重故必欲傳之輕議以爲苟且調停計耳其畢竟深論者本非臣之所樂爲也其黨羣起而飾非謂臣搆捏則臣安得無辨乎攻之彌力故辨之不得不彌深夫使宣舉本末情狀畢露無餘者皆由於其徒豈臣之罪哉然念臣不量世道人心妄爲國家斯文之憂不審語默受侮不少以一身爲萬夫之的而卒未能使 國家增重徒益斯文之辱將何顏而冒居於百僚之首乎伏乞 聖明察臣情勢亟罷臣職以安微分以快人心千萬幸甚

因副修撰洪萬遇疏辭職劄

伏以臣於病伏涔涔之中得伏見副修撰洪萬遇之疏詆斥臣身極其危險以此勘律死有餘責臣讀之未半不覺心骨之俱寒也大抵聽政一事從古所罕國朝以來僅一有之今番儀節皆倣於此而倉卒立制實多未備矣告 廟頌 教禮似宜有而 先朝曾不舉行臺臣雖有疏請而此乃大事又無可據之例 聖上猶難獨斷至下廟堂臣以寡陋尤何敢率易擅論無所慎重哉此臣所以請詢諸大臣而畢竟集衆論而定行臣只知如是而後事體始重未知其爲罪也若其所謂引喻當否非指告 廟之當否

也臺疏所引受終二字未免紕繆故特言其不觀耳
以此而謂之持難實所未曉且臣於向日忍死入對
請以聽政則旋又何心持難於節目之間哉至於迎
敕事亦甚駭惑當初節目未嘗不並載客行等事而
顧以判付曾未明白區別故頃當敕行更與僚相
入請指一之教矣孝廟替行之例臣固未及聞
知而設令早知有此此特一時權宜之事非如定式
應行之節自下何敢不稟而直請乎夫當寒勞動迎
禮北使自非光華可願之事苟可得免羣下惟當周
旋遮防之不暇誠不料人之反以此爲咎也如使臣

不稟而直請一如萬遇之言則所以爲罪尤豈不嚴
重而沛然成說乎臣本以無似之身久居非分之職
兼以疾病耗敗其於言動事爲之間顛錯昏謬未允
物情者固宜多矣旁觀眼明從而勤攻有何不可今
乃於求全之事吹覓至此必欲毆入罔測之地者恐
非平正之論也近來蜚語叢于臣一身者不翅百車
而皆此類也親舊聞而來傳者不是無根孟浪率皆
演小成大世安有見嫉如此而能免顛沛者哉臣非
不欲謝事歸田避遠世網而顧未有其路耳乃者伏
蒙聖明深軫病情特解藥院之任慰藉眷顧又極

鄭重臣感激涕泗生死舍 恩但伏念侍藥兩載終
蔑寸功先以賤疾辭出禁闈負罪結戀無以為懷臣
於本職亦所難堪而事有緩急未敢並辭將欲次第
斬免矣今此人言又復罔極其何敢一刻晏然乎伏
乞 聖慈亟削臣職仍治臣罪以嚴 邦憲以謝物
議不勝大願

因趙秦耆書辭職劄

伏以臣伏荷 天恩任便將息於私次連受藥物多
般治療而胃氣積敗苦難甦醒全廢飲食尚此委頓
伏聞 聖上連日受鍼而未由進叅於起居之班分

義虧缺無所逃罪此際得伏見刑曹判書趙秦耆之
書復引往事詬斥非常臣不勝危怖駭悚之至噫秦
耆前後上章無一不詆臣身而獨念臣不幸而妄論
此事備受齟齬故實不欲復登頰舌與較長短而秦
耆方且斷斷歲既周而未已一何甚哉蓋其所怒只
在臣昨年疏中於其所尊雖真有過失而寬恕之典
亦以為抱枉於 聖祖則雖實無玷累而辨白之人
並不免見惡之語執此而謂被臣所誣身自許以赤
心事 君臣未知秦耆果以其所尊為有過失而果
不惡人之辨白耶臣若不察其赤心實未嘗阿私背

公而誤論如彼則特臣爲妄人耳於泰者何損而必
以惡聲加人而後爲快乎夫用事云者卽索性小人
貪權逞私之日也臣於前年苦辭未獲黽勉就列至
今當軸妨賢是臣之所大懼也尤何敢於用事乎苟
如人言 聖明之世不宜一日容貸如其不然亦不
宜久處臣於匪據之地激成湛宗之禍伏乞 離明
先治臣廢禮之罪仍許斥退病骸俾得歸死故里以
慰人心以安賤分千萬幸甚

四度呈辭 別諭後辭職劄

伏以臣年至病痼不堪從政尋單請急實非獲已惟

冀 邸下俯垂矜愍夫副至懇不意尚靳 俞許昨
又特遣近侍敦勉勤懇臣驚惶感激繼之以悶鬱也
顧臣濫蒙 聖世之洪造馴致元輔之重任用過其
量處非其地自速過福之灾已成難醫之疾食飲終
年厭廢榮衛日以枯悴陳力就列斷無其路蓋臣今
日之所難強者惟此爲大耳至於情勢固未暇論而
然臣所以日夕危懼者則有之亦何敢自阻而不盡
其情哉臣性質拙直不能委曲發言行事動違便身
之圖昨今年來尤爲半世之所切齒特荷 聖上旻
天之慈覆燾之於上 邸下重輪之明昭晰之於傍

蹈履危機僅免中傷而人之憤嫉由此倍加可不懼哉昔宋臣歐陽修曰惟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矣驅逐乎遂力請致仕是時修年纔六十餘而位止叅政矣今臣則齒已滿於禮防榮已極於布衣世之眈眈者又不欲止於驅逐臣若猶盤桓不決一退卒陷機辟為世所笑則不但臣為歐陽修之罪人亦豈不有傷於兩宮遂物之仁乎茲敢畢瀝肝血仰籲於
離照之下伏乞 邸下亟許免臣職名遂臣志願仍治臣違慢不恭之罪千萬幸甚

因李光佐書辭職劄

戊戌

伏以臣得伏見禮曹叅判李光佐之書又舉前事蹈藉無餘醜辱非常臣不欲與之呶呶以重傷事體而但有所未可喻者如曰比擬之誣不當辨也則私家比擬之誣尤不當辨也毀板之舉為可駭也則因私事而毀板尤為可駭也若他人並舉而兩非之猶或可也今光佐一是而一非強分別於家 國存輕重於君親 聖朝所以為臣僚地者如彼其至而下之報 上止於如此臣實痛之且其祖世所稱賢臣也特以辨誣一欵較論於 國家之事宜不至為辱而光佐猶且明目張膽斥之以僭猥慢褻以自傳於

尊 祖敬 宗之義而至於滓穢之人自較於不敢
言之地則反不以為猥褻是豈恒人之情而非死黨
之習乎其言本無足辨而既被其斥理難晏然伏乞
離明亟削臣職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因玉堂劄辭職劄

伏以臣雖甚老癯既在朝行則隨事服勤亦其職耳
不意 邸下曲軫賤疾至下減除享官之 令臣荷
恩如天惶感靡極然臣不早引年竊祿尸位而有
勞則輒推之於他人實非私分之所敢安也且臣於
玉堂之劄竊有所瞿然者夫僚相之請勿毀尹宣舉

書院只收頒額者豈以其為賢也為無罪也只欲
朝家處分得中則雖未盡合於一切之論亦何傷於
可否相濟之義乎臣之愚見亦自如此故嘗與僚相
有所酬酢矣伏聞伊日 筵中僚相既舉臣意為辭
今又以此至於引入臣安得獨為晏然乎伏乞 離
明亟削臣職以謝公議不勝幸甚

因正言成震齡書辭職劄

伏以臣伏見正言成震齡書本避辭詆斥右相無復
餘地至以卜相之初物情駭嘆為言則臣以當初枚
卜之人已難晏然而且於大臣迭言政官之斥尤不

勝其惶汗也臣聞前輩爲相苟有可用之人例皆分付於兩銓兩銓之長臨大政則今猶就問者亦以此也然而近來風習大壞奔競日甚臣旣無力量鎮抑浮躁而所言之人又未必盡善如古大臣之所分付則諫臣言之是也臣何敢抗顏仍冒於職次乎伏乞 高明亟削臣職仍治臣罪以謝臺議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陳所懷劄

伏以臣以都監職事及一二愚見欲一稟裁而腰痛猝劇無以致身於 殿陛之下茲敢以文字仰陳焉

墓所之役 聖教特令待秋舉行相時處事之宜實愜羣情而但伏聞衿川墓所狹窄難容象設今若移附於昭顯墓兆之內則求諸神理人事俱爲便當臣等必須與地師先審兩墓地勢遷奉當否以聽 睿斷然後凡具可以酌量辦治也故相臣姜碩期之諸子大半死於匪命而其孫年將八十獲見今日豈非天乎若趁其未死加以一命以慰七十年廢錮之冤則實爲盛代之美事故監司金弘郁雖已復官及此伸理本事之日特 命賜祭仍 贈爵謚收錄宗孫以表章之亦似合宜而 恩典至重僭易及此臣不

勝兢惶之至且伏念右相所遭誠甚厝極夫刺舉大僚事體亦自不輕初無指酌之事實而汎以簠簋迎合等語一筆句斷直加以宵小之目無少疑難者何也顧今灾荒孔棘艱虞滿目而廊廟之間只有老病一微臣言念國事可爲太息聖上宜加敦勉期以必致也若其請寢毀院之論臣實與聞今僚相以此去位則臣亦何敢晏然乎惟聖明留神焉

因李明誼疏出城辭職疏

伏以臣年至而不去旣犯禮經之大防矣位極而不止又忘殆辱之古訓矣論人父子犯分悖倫之罪半

世之人含怨次骨必欲甘心而後已而亦不能早自斂避則今之顛躓實臣自取反躬之外寧復怨尤第其疏中所臚列務集千古權奸之目力成今日賤臣之案而猶嫌其言之類乎搆捏極意粧撰必欲實臣貪縱之罪言雖極醜實無足辨矣而如南山外麓元無一椽屋村人之自立社倉何與於臣箭里陣場亦無片土田主之收築敗渠亦豈臣家之所知而今乃攬拾變幻並爲臣罪不亦甚乎自前燕行奉命之人必請貸公貨以備路費而近又有元銀改色之例矣此亦豈臣擅許軍需之罪乎若此者無非虛妄孟

浪而若夫向來史官傳 批事其時臣既劄陳其曲
折 聖明亦已俯燭無餘臣寧有一毫慢 命之意
而其所爲言至於如此舉一反三餘可類推至於以
臣忘忽先戒爲臣事 君無狀之證臣於此不覺技
血而痛心只恨冥頑不滅使人言至此也噫臣初旣
不能自廢抗顏從仕而前後除拜或涉顯要則輒皆
辭避不居此固苟且之甚矣惟我 聖明不知臣不
肖節次推遷遂置三事之列其爲顯要孰大於是而
臣逃遁不得黽冒沒自初辭避之意到此而可謂
窮矣臣猶心常自媿一時之嗤點固其所也臣之所

勉惟在於直道事 君無負此心故不揆時勢隨事
妄發而卒取此無限狼狽只成進退無據忠孝兩亡
之人撫躬慚悼尚復何言爲子而不孝爲臣而不忠
實覆載之所不容一刻厠迹於輦轂之下有非分義
之所敢出故不得不迸出郊外以俟 處分而不意
聖明猶不忍加誅旣遣承宣之臣 諭以敦勉之
旨又日 命史官選授 命召臣之微 寵慢 命
之罪尤合萬殞一向泯默亦甚惶悚茲冒萬死疾聲
哀籲於仁覆之下伏乞 聖明天地父母亟將臣本
兼職任一併鐫削仍治臣敗世道病 國家之罪以

夢窗集
快人心以安微分不勝萬幸臣無任瞻 天望 聖
涕泣祈懇之至

上 東宮八書

伏以臣危苦之情未蒙 天地之哀憐每承 諭旨
輒以昭洗開釋爲教謂臣已無可引之嫌臣於此實
不勝悶鬱也臣若以事獲罪於 君上而始蒙譴責
終荷蕩滌則是誠無可引之嫌有不敢終辭今則不
然 兩宮雖已開釋而不平之人心愈益激也雖已
昭洗而臣之媿恥猶自若也 聖朝庇覆拔拭之恩
臣豈不銘之肝肺而然其去就則實不係於此也

邸下謂臣前後所遭非兩樣事乃以去年之勉出爲
今日不可許副之證此則臣恐 离照之明猶有所
未燭也去年臣固因尹家事祈免而未獲 命矣今
之言者何嘗以尹家事爲言耶其意則未必不在於
此而其言則實數臣不忠不孝專恣不法之罪耳夫
國家斯文之是非卽國論之所共伸臣之進退猶
有餘地若今之污巖只是係關一身之事在臣自靖
之道有不可苟者是果非兩樣事而果可以去年之
勉出爲例於今日乎今臣必退之義非臣私言卽舉
世大同之論也其與言者同志之人固無論已雖憐

臣之不幸而爲之忠謀者亦莫不以爲當遞豈皆不
念國事而阻臣之進黨助言者而證臣之罪哉誠
以廉恥維國之物人不可以絕之而大臣廉恥之節
尤有關於存亡也然則朝家固不可強令臣冒沒
而絕國之維臣雖欲貪榮畏威覲然復出公議至嚴
亦不得自由臣寧萬被拒命之誅終不敢爲變動
之計矣且臣所患危症尚苦去死無幾而一息未泯
之前有不容緩疾痛之呼茲敢畢暴哀懇於貳極
之下伏乞 高明俯察臣言之非出於自營亟遞臣
職名以幸公私千萬幸甚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二十一度呈辭遣承旨 敦諭後辭職書

伏以臣義在必遞書單連上而迄未蒙 俞許昨又
枉辱近臣臨宣 敦諭臣捧讀惶感繼之以悶迫也
臣自三朔以來瀆擾適慢罪與日積而亦不敢知
微旨之所在也臣竊伏聞 祖宗朝大臣請告不過
四五上而得遞此蓋 君上俯諒其當遞之義故不
事於繁文臣下仰認其曲體之 恩故不疑於厭薄
臣又見宋朝宰相被論時君雖察其誣枉斥黜言者
而亦未嘗不仍許其所辭明是非厲廉恥並行而不
悖此可見上下志意之流通君使臣以禮之盛意也

今 邸下反以臣之辭免爲情志之不孚欲以持久不許爲禮遇之 殊恩不亦過乎設令臣所遭不在應遞之科而過自引嫌既至於許久擿推則特哀下愚之不移姑令其志之不枉亦不害爲遂物之仁况臣去就之義不翅較然膠滯之守甚於下愚者乎臣知爵祿在身之榮不足以當笑罵溢世之恥故雖死不以此易彼 邸下若加思量必不待終日而夬副臣所請也且臣伏聞近日 聖候有加而臣不得進詣承候其在分義萬萬惶懼雖無 徽教責之丁寧臣豈不自知其罪瞻望 宸極但有涕泗臣自出城

賤疾纏綿真元大脫少有感觸輒致增劇雖荷 邸下屢濟之以醫藥得延一息而其無陳力就列之望則亦已決矣廟堂機務之積滯自不須言而都監之役亦將狼狽 愍懷嬪祔葬期日不遠一應舉行之事未免廢閣如監造官之任尚未差出此豈非 朝家所當軫念而及時變通者乎伏乞 邸下察臣已痼之疾不可復醫諒臣自畫之志不可復改莫日讒誣之已辨而俾伸廉隅如宋朝之事不待章單之猥多而早副至懇如 祖宗朝故例先遞臣本兼職任仍治臣前後之罪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乞遞都監之任因趙秦者書仍請譴罷劄

伏以臣於都監之役義有不敢辭者故必欲調息待
差終效微勞而後已雖在寢席之間酬應文簿至今
不廢則臣之情實於此可見矣不幸沈痼之疾愈往
愈甚肌肉消脫氣息危綴尋丈跬步亦不運動秋氣
已深尚無蘇意而封墓之期駸駸日迫以此筋力
寧有往來董事之望哉伏乞 離明亟遞臣都監之
任俾大事無誤殘喘得延千萬幸甚且臣伏見戶曹
判書趙秦者之書竊不勝駭悚之至果如重臣之言
以臣子誣毀 君父爲不近於天理人情則從古以

來寧有悖逆之臣哉然臣知其人嘗受 恩遇宜無
怨憾誣毀之心而只爲私意之所蔽不覺自歸於誣
毀故亦嘗爲寬恕之論曰本情非出於誣毀而然其
悖說之至於刊行亦臣子之所深痛何可不爲之辨
白而請毀乎噫其人之於 聖祖了無相近之事非
但渠所不敢自擬雖百世尚論之士必不以爲同德
一體之臣矣此臣所以大駭而劄論者也臣於昨年
疏中偶下見惡二字而重臣以此自言被誣三年以
來斷斷不已執爲難進之義每加侵詆之言臣安得
晏然而已乎亦乞 明賜譴罷以安微分焉

因趙命禎書略暴事實劄

伏以臣伏見朔寧郡守趙命禎之書盛稱其父所論
壬戌獄事而至引先臣爲證臣看來不勝駭惋痛傷
之至茲事顛末雖 聖上洞察而伏惟 邸下何從
而備悉乎其時有逆賊許璽許瑛之獄上變者金煥
也前此全翊戴以柳命堅有可疑事語于金煥及煥
得璽瑛凶書而命堅之名又在其中煥益疑之誘致
翊戴詰問其狀翊戴知其將欲上變遽自疑懼走告
其事於御營大將金益勳益勳遂拘置軍門以待事
發而煥終不以翊戴之言入於變書故鞫廳亦不得

逮問矣益勳徧見諸大臣議所以處翊戴者而益勳
竟爲兒房密啓命堅一問卽釋而臺諫劾益勳密啓
事先臣入對具陳曲折且言翊戴雖卒無實將兵之
臣旣聞此語何敢掩置假令掩置而後乃發覺則反
爲大罪於是年少喜事之徒倡爲異議罪狀益勳愈
力先臣據事明辨前後非一遂以是大失後進之意
而論議轉激不可鎮定臺官請竄益勳不已議者多
言大臣當建白酌處以靖 朝廷故先臣乃以此意
上達而始有削黜之 命此蓋出於不得已也其於
臺官補外時先臣雖請還寢亦不過以事體言其

處分之過中耳何嘗以臺議爲是乎夫壬戌逆節豈
不明白而當時攻益勲者皆以誣獄疑之實不但非
斥兒房之啓而已今命禎所謂孰有謂璽瑛非逆者
殆非實情也因此一事朝論橫潰先正臣宋時烈亦
以不罪益勲之故始見侵侮而世道無復可採滔天
之禍至于今日噫嘻是誰之過歟庚申討逆之後凶
孽猖然旁伺駸駸有再肆之勢異議之人託於排擯
勲戚自號爲清論而凡其言議無一不爲己巳之案
而爲此議者鮮或及焉其明效大驗若此而今命禎
亦自託以己巳之八嘆服其父之公議則雖曰吾未

嘗有喻利顧後媚悅兇黨之心其孰信之先臣身當
鼎軸目見 朝象之大乖左牽右掣無可著手迫於
羣情爲此調劑之策而卒不得其力今於入地三十
年後橫被證援於素所不韙之事臣私情崩迫寧欲
無訛茲敢略舉事實仰瀆 崇聽伏乞 高明留神
俯燭仍許臣退去田里不復與世相聞千萬幸甚

